

阅读

第532期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中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



下雪了

□ 李娟

我说：“又下雪了。”我悄悄起床趴在窗子边往外看。外面黑乎乎的。我又说一声：“又下雪了。”我睁大了眼睛，什么也看不见。雪的白不知此时正在谁的梦中。我咳嗽了一声，清嗓子大声第三次说道：“下雪了！”——黑暗中没有任何一丝响应。许久，许久。房子的某个角落传来某人的喷嚏声。我忍不住流下泪来：“真的下雪了……”

就像我说“我真的爱你”一样，这世上总是有那么多的事情不能让人相信。我真的知道每个夜晚雪都在下。我不能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是因为我不能解释那些落下的雪又是用了另外的一个怎样复杂的过程在天亮前消失。我知道的也不是很多。夜深人静时我突然从床上坐起脱口而出的那句话我也弄不清是不是梦话。

那么，雪到底下了还是没下？

二

真正下雪的夜晚，绝对不会只让我一个人知道。首先天气预报就会提前好几天公布。另外，一推开门世界就变白变厚了的大怪事也只有童年里出现。下雪的夜里通宵都有人在忙碌，这人刚刚回到家，那人又推开门踏雪而去，说不上究竟是谁第一个经历了雪。

我穿好衣服、戴好围巾手套，早早地推门出去，还是看到有人在四十厘米厚的大雪下留下了脚印。从东横街到西，让我没法过去，只好踩进这一个脚印坑里前进。天黑黑的，路灯昏暗，街道冷清。走在这样脚印中，想着到底是谁，比我更加孤独。

我踩着这脚印一直往前走，渐渐丢失了自己原来的方向。我曾停下想了一会儿，再走时不由自主又踩入下一个脚印。我发现我已经无法离开那人留给我的路了。我也曾试着从一个路口踏入别的地方，刚踩出去一脚就在雪上跌了一跤。

我接着走，慢慢发现我走他的路是为了想追上他，为看看他的容颜。

我知道了他是谁。

接下来我逐渐感觉到了那行脚印在每一个路口处的迟疑。也许我可以追上他，我没有丝毫的迟疑。我便跑了起来。路灯在一个地方突然没有了，天却朦朦胧胧亮了起来。我的心怦怦地跳着，呼吸急促。每跨出一步我都感觉到他在下一步等我。近了，快了……我跌跌撞撞，不停地摔跤。天亮了，我愈发清晰地感觉到了他的气息，我甚至真的听到了他的呼吸和叹气。我心中狂喜，血脉贲张，不能自己——我看到前面的脚印停了下来！我马上就见到了他！我连跑几步，在脚印消失的地方。欲往前再走一步——马上就要见着他的最后一步时——却赫然惊觉，自己正站在一处绝壁的尽头……

一天一下子重新黑了，我从梦中惊醒，穿好衣服，坐到天明。

三

我不会悲叹任何一朵落下的花，因为它们已经落下，而我还在这里。而我还不会老去。我不会悲叹的，当漫天雪花，从冬的枝头落下，会看到我仍没有离开。

漫天雪花落下，像舞台的帷幕落幕一样落下，我站在雪地中频频欠身致谢，又在空旷的观众席上独自热烈鼓掌。我说过我不会哀叹。任何的落去的花，我都看见它们已经把青春落下，然后是爱情，最后是生命，落在我脚边的地方。最后才是雪，像幕布一样层层覆盖，洁白温柔地柔软了一地。

等待我的落下，等待我的悲叹。最后它们只等到我亲人们的悲叹。我的亲人们掘开冰雪和泥土，以及一切落下的尘埃，把我深深埋葬，然后落泪离去。我最后看到的是他们的身影在天边落下。

(摘自《九篇雪》新疆人民出版社)



烟火漫卷

□ 迟子建

晚餐

哈尔滨人的早餐相对简单，但晚餐决不能马虎，餐桌若没一两样主打菜，似乎一天就白忙活了。菜市场从来都是主妇和保姆的天下，所以来这里的多为女性。哈尔滨人喜欢炖菜，尤其是晚餐，如果没有一样炖菜，肠胃都会和你过不去，总觉得缺了什么。炖菜是荤腥与蔬菜的狂欢。牛、羊、猪、鸡、鸭、鹅、鱼、虾、蚌、肉鸽，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可挑起炖菜的大梁。铁锅、砂锅、不锈钢锅则是炖菜的家常器皿。

哈尔滨人餐桌的炖菜，因时令不同而变换，长冬里最寻常的炖菜是酸菜炖白肉、鲑鱼炖茄子、牛肉炖柿子、羊肉炖萝卜、鸡肉炖蘑菇。春夏的炖菜则清淡些，多数人家灶台上咕嘟响着的，是排骨炖冬瓜、鲫鱼炖豆腐、五花肉炖豆角。到了秋季进补时节，本地的土豆、玉米、倭瓜、萝卜、白菜闪亮登场，因这里昼夜温差大、生长期长，蔬菜品质好，这时节的炖菜，就是它们的天下。哈尔滨人的炖菜，最喜欢放的配菜是土豆粉丝，爽滑柔韧的它们脾性最好，是收汤汁的高手，也是食物中最美丽的窃贼，滚过哪道汤，哪道汤的精华便被吸附其中，深入骨髓。

洗浴与课堂

如果细数哈尔滨永不落幕的生意，洗浴中心和澡堂子肯定位于潮头。哈尔滨人请贵客吃饭，洗澡就像饭后的一壶热茶，成为首选。所以你走在哈尔滨街头，随处可见“松骨”“汗蒸”一类的灯箱牌匾。这里还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是一个外来游客，见哈尔滨高频出现“松骨”这个词，以为是特色地方菜，客人要离开哈尔滨时，进餐馆点名要吃“松骨”，乐翻众人。

这座洗澡的地方和经营蔬菜的一样，是生活的必需，遍布城区，尽管大多数家庭，具备居家洗澡的条件，但人们还是喜欢走出家门洗澡。能够满足洗澡愿望的地方档次不一，那些豪华的洗浴中心和浴馆，名字多冠以“水汇”“汤泉”之类，装修得富丽堂皇，夜晚的灯饰也华丽，看上去像一座水晶宫。这样的地方有迎宾员，有客房和餐饮服务，汗蒸、SPA、按摩、红酒浴、精油浴、火山泥浴、牛奶浴、玫瑰浴应有尽有，电子游戏厅、麻将馆、卡拉OK包房，是常见的娱乐设施，它针对的是高端消费者，光顾这里的是少数人。能为哈尔滨市民提供日常洗浴的，是各大楼盘和老旧小区里的普通浴池，它们的冠名也很家常——大众、百姓、民生之类，而它的消费也低，二三十元即可满足一冲、二泡、三蒸、四搓的洗澡流程。普通百姓消费得起的奶浴、盐浴和醋浴，甚至为都市女性喜好的据传有排毒美颜功效的汗蒸和火龙浴，也不缺乏。这类浴池出来的浴客，通常没有车接，他们没有一个是面色红润、表情松弛的。尤其是冬天，浴客热气腾腾地从里面出来时，面对着冷空气，就是一支支魔法画笔，那湿漉漉的睫毛和刘海，顷刻间濡上霜雪，把他们扮成仙人。水不是酒，但人在温水中经过长时间的浸泡和洗浴，也会呈现醉态，你从他们逍遥的步伐便看得出来。

冰雪大世界

这时节冰封的松花江上，吊车、冰块切割机 and 卡车现身了，这里在进行一项美丽的作业，工人们凿取冰块，为一年一度的冰雪博览会忙碌着。那些晶莹剔透的冰块，被运往江北的冰雪大世界，成为独特的建筑和艺术材料。冰雕师们手持冰钎、冰斧和冰铲，雕刻出一个大千世界，宫殿、城墙、教堂、粮仓、宇宙飞船、花鸟虫鱼、蔬菜瓜果、七仙女刀马旦、凤凰麒麟、蛟龙天鹅、牛马猪羊、孙悟空猪八戒，真是上天入地，无所不包。冰雕的血管神经是灯饰，夜晚通上电，冰雕就活了！鲤鱼变成了金黄色，仿佛一闪一闪摆着尾；粮仓金灿灿的，洋溢着丰收的气息；而天鹅银闪闪的，就像在春天的湖面张开了翅膀。此时的游人喜欢摘下手套，触摸冰雕的花朵、蝴蝶、鱼儿、鸟儿、羊儿，看看活灵活现的它们，是不是真的冰心。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

腊八趣谈

□ 程 醉

民间谚语有云“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节是每年农历的十二月初八，每到这一天吃腊八粥、泡腊八蒜都是我们的传统习俗。“腊八”一词最早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腊八节可能还要更晚。

在秦朝建立之前，我国人民在冬季分别有蜡(zhà)祭和腊祭这两个最重要的祭祀活动。其中蜡祭是年终岁末对八位农神的祭祀，感谢他们过去一年对农业生产的“关照”。蜡祭一般在露天进行，祭品也是田地长出的五谷杂粮等。而腊祭，据《礼记·月令》中记载是：“先祖五祀。”主要是祭祀祖先、神明，一般在寺庙里进行，祭品则是狩猎而来的动物。后来，蜡祭和腊祭逐渐合并为一个祭祀，称“腊祭”。

到了汉武帝时，朝廷改用《太初历》，并且规定每年冬至后第三个戌日为腊日举行腊祭，而这个日子就叫“腊日节”。到了西汉末期，佛教从印度传入我国。十二月初八，恰好是佛教纪念释迦牟尼佛端坐于菩提树下成道的日子。于是，佛教便于每年的十二月初八也就是“腊八”举行纪念活动。随着佛教在我国逐渐兴盛和发展，“腊八”也由原来的佛教节日演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民间节日。

实际上，我国腊月的众多节令都源自古代的蜡祭和腊祭，也就是“腊日节”。汉代皇帝每年会在腊日这天给文武百官赏赐钱、粮、牛肉等，称为“腊赐”。唐朝前期，人们还会在腊日节一起去山上围猎，以猎获的动物来祭祀，称为“腊日猎”。

然而，腊月因为有了“腊八节”“祭灶节”“除夕”等节令，反而让原本的“腊日节”被冷落了不少。到了唐宋末初，由于战火四起，社会动荡，就连朝廷对“腊日节”也不再重视了。于是，逐渐地人们就把“腊日节”也合并到“腊八节”，把每年腊祭的时间固定到了腊月初八日。

过腊八节自然少不了要喝一碗腊八粥。目前最早关于人们喝腊八粥习俗的记载大致是宋朝《东京梦华录》，其中说，腊八这天开封的寺院要选用几种小巧的食材熬煮成腊八粥，送给施主。开封的药师也要将几种中药装入布袋制成“腊药”，免费赠予老百姓。

到了清朝，腊八节这天不但寺庙会给穷人们施粥，就连朝廷也会赐给文武百官一碗腊八粥，以示皇帝对大臣们的恩宠。乾隆皇帝专门让造办处铸造了一口8吨重的大铜锅来熬制腊八粥。

如今，腊八节已经成为带有浓厚中国文化的传统节日。恰如杜甫诗云：“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

(摘自2024年1月17日《今晚报》)

良好的情绪

□ 马 德

良好的情绪有助扭转生活的颓势。

从物理上讲，这样可以形成一个让人愉悦的“场”。然后，吸引来清气、正气、阳刚之气，进而逼走浊气、邪气、阴暗之气，风清气正，应对问题也会头脑清醒，思路清晰，充满自信。反之，情绪不好，低落、焦躁、冲动，面对困难时，自己先把自己打倒了。

所以，我们要做良好情绪的主导者。我们是乐观的、昂扬的、奋发的，生活也会为我们阳光朗照，进而赋予我们化解万难的智慧和勇气，以及无坚不摧的意志和能力。

所以，经营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管理情绪。不是要征服所有，而是要打通所有。不滞、不颓、不拗、不执，进而气韵生动，流畅无阻，成为情绪的主人，对情绪控制自如。然后，山川风月扑面而来时，郁郁苍苍，我们可以从容地发现其中的美好。

(摘自2024年1月9日《广州日报》)



◎ 图片来自网络

曾经的钟表

□ 金宇澄

我师傅姓秦，钟表厂八级钳工，额角戴一种钟表放大镜，讲宁波口音普通话。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尚有无数钟表厂，我随秦师傅踏进车间，眼前一排一排上海女工，日光灯下做零件。秦师傅说：“我师傅的师傅，以前叫‘外国铜匠’，等于我‘外国铜匠’，这个赤佬爷爷讲过，中国人，最了不起，发明一双筷子，象牙筷，毛竹筷，外国呢，有一座阿爱比思山，四百年前大雪封路，有个外国农民怕冷不出门，手工锉了一件‘擒纵轮’，厉害吧，外国乡下人厉害，每家每户，备有什锦锉刀、小台钳，家家农民做金工、刻工，开春阶段，收集邻里手工零件，眼睛一霎，老母鸡变鸭，装出一只三脚一暗玻璃门8钻自鸣钟，想想看，天底下有这种怪事吧！”

这段言论让我记得，我最熟悉的地方，不是上海，是东北，我到东北农场混过七年饭，经常大雪封路，大兴安岭，雪灾一场接一场，我当时做泥水匠，落了大雪，也要走家串户，修烟囱，修火炕，但即便我当初再卖力，也不可能想到，可以手工锉一只生铜“擒纵轮”，中国人不会有这种怪习惯，每家每户，炕桌上摆一只筐，放一叠卷烟纸，十几张黄烟老叶，看不到一把锉刀，一只台钳……雪实在太大了，这种天气，东北人是“猫冬”了——烤火，卷根黄烟，吃瓜子，嚼舌头。

直到我回了上海，调到厂里，踏进钟表世界，不管生张熟魏，人人懂得校快慢，擦油，理游丝，调换钟表面子，点夜光粉。工余时间，我翻开一本破书，怕别人讲钟、讲表，怕听滴滴答答声音。周围师傅与我相反，印象比较深的是，秦师傅搬来一件东德GUB精密天文航海船钟，引得外车间不少人围观，议论纷纷，这座小钟，外套精致木盒，钟身、钟盖均是铜制，密闭防水厚玻璃，夜光读数，附带万向支架，即使船身历经超级风浪颠簸，摆轮一直保持水平运作，相当稳定，包括机芯、秒轮，结构极特殊。至于航海钟带进厂内的前因后果，包括之后车间陆续出现其他船钟，“报房钟”“船舱钟”等等，具体记不得了，我只学到两个中国字——“船钟”。

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开始渗透新式电子钟、电子表，本地钟表业走低，国企大量生产电风扇、洗衣机，无限制需求机械“定时器”，秦师傅因此调入“定时器研发组”。有一天，秦师傅对我讲：“大地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是啊，暴风雨就要来了。”语气重点是“暴风雨就要来了”。这是句有名电影台词，外国地名——南斯拉夫某老钟表匠面对镜头，讲了这一串接头暗号，意味深长，背后满墙挂钟，发出滴滴答答声响。

造机械“定时器”，零件不算多，也千头万绪，厂内早年进口的瑞士钟表机床，匹配专业零件，难以转为他用，钟表业极其陌生的“注塑”磨具，按常规工业来做，无法达到精度，面临情势是，厂产钟表，销售下滑，自做“定时器”，达不到行业要求，不少专业大厂，开始进口“定时器”……一切变化，就是秦师傅宁波普通话预测：“暴风雨就要来了。”

以后，再以后，这些厂，这些师傅们，全部消失了。我做了编辑。

2000年，我推门走进长乐路一家古董店，壁上3只船钟，让我头晕眼花，店主敬我一支烟，搭讪道：“海上强国，英国牌子史密斯SMITHS；高精度有美国货，当年做23000只汉米尔顿HAMILTON天文船钟，全部装备海军；苏联货色CCCP，铝壳，白壳子，卖相难看一点，其实是战后吞并东德技术，抄东德GUB牌子，也不错的。”

我脑子里，忽然听得秦师傅宁波普通话——“暴风雨就要来了！”……像我重回车间，秦师傅讲——宝塔轮，12钻，不锈钢棘爪，鸡嘴弹弓，厚夹板，56小时……混进了店主的声音。

我念经一样答复：“夜光读数，抗冲击，抗摇摆……”店主说：“前天卖脱了一只赞货，钢蓝秒针，时分钟嵌金。”

这一天，我最终买了SMITHS报房钟。记得秦师傅讲过，SMITHS有调整精度“快慢夹”小窗，眼前这一个，即使调到最慢，全天也快了一小时，可惜我这个曾经的徒弟，至今不懂“擦油”。店主讲，目前擦一次钟油，市价400……唉唉，我不算秦师傅徒弟了……

去年路过乌鲁木齐某旧货店，一位潦倒老先生，夹了一件哥特式老黑座钟进门，店主开价320，老先生还价500，店主不允。我走来走去，期待老先生带钟出门，我想跟到店外开口说，我可以出500……但我同时自问，买了钟，以后呢，我不是南斯拉夫老地下党，罢了。走出店来，我想到了秦师傅。

旧钟有记号，有钢印，标识，油漆特征，底盘式样，钥匙，提手，样样沧桑，再不提踏进老房子，我作何感想，开了旧钟后盖，内部处处沧桑。我曾经的熟人，台词，机器，画面，回忆，全部隐退了。上海是一块海绵，吸收干净，像所有回忆，并未发生过一样。

(摘自《珍物：中国文艺百人物语》上海译文出版社)